

姜媯晏

■周旺

早上,洪成接到小姨电话:“阿成,中午来吃‘姜媯晏’。”

洪成说:“小姨,姜媯(本地方言)有什么好吃?”

小姨说:“什么姜媯,是‘姜媯晏’啊。你表弟结婚,今天过礼,煮‘姜媯晏’招待亲戚好友的。12点钟,准时来啊。”

上午10时,古港博贺镇街道,二行队伍在街头整齐走着,每人拎着一个红胶桶,桶里装着烧饼,走向街尾一渔家楼。行了礼仪后,队伍返回街头一幢楼房。

洪成大学毕业后,一直在上海工作,很少回家。这次是表弟结婚,小姨嘱咐他,工作多忙,都要回家参加表弟婚礼。

乡下风俗,结婚前三天,男方给女方送礼金、礼物、礼饼,叫“过礼”。据说“过礼”队伍全是女士,都是“好命人”,取好兆头。“过礼”队伍到达女方送礼后,返回男方吃晏昼(方言,午饭意思)。

12点整,洪成准时来到街头小姨家。小姨看见洪成,忙喊儿子邵东:“阿东,表哥阿成来啦。”

阿东正在布置新房,听到喊声,下来看到洪成,说:“表哥,后天我车当主婚车,你的轿车接伴娘吧。”

洪成说:“街头到街尾,不到一公里,也用轿车接新人?”

邵东说:“博贺有个例俗,凡是结婚接新人的队伍,要到三角花园围绕三圈才到家,寓意婚后圆圆满满。没轿车,走路吗?”

这时亲朋好友到来,小姨说:“车的事后天再说,先吃‘姜媯晏’。”

小姨摆上几桌,主食姜媯糖,还有炒糯米饭、芝麻糊、粉皮、鸡粥。甜的咸的香的,十分丰盛。

洪成问小姨:“就是中午餐,是姜媯糖,干嘛叫‘姜媯晏’呢?”

小姨说:“阿成,你年轻人有所不知。”小姨开始“科普”起来:“我们镇渔民,旧时在陆地没有住房,世代在大海漂流,一年四季只能在大海工作生活,日晒雨淋,渔民患风湿病特别多。因此,每艘渔船都配备有生姜、白酒等抗风寒食物。特别是冬季,每天晚上,炊事员都煲好生姜糖水,吃时加上酒,渔民喝了驱寒冷,保暖和。有时晚上肚子饿,煲生姜糖水时放点糯米,既饱腹又抗寒。久而久之,这种‘糖水’食物成了古港渔民一种传统食物,大家也叫姜媯糖。现在,博贺渔家妇女生小孩也是用姜媯糖驱寒补身体的。不过,现在姜媯糖不只是单一红糖、生姜,食材还有糯米、花生、香信、白酒等佐料煲的糖粥。”

小姨继续说:“姜媯糖是渔

民住在船上时的叫法,现在大家生活在陆地,出海回来有归家感觉。特别是姜媯糖当作子女结婚前过礼当天,男女双方都请亲友吃晏(中午饭),久而久之,博贺人就叫‘姜媯晏’了。”

“那么多学问。”洪成吐吐舌,看了看“姜媯晏”问,“这要多工序吧?”

小姨说:“先把生姜磨成粉碎,干香菇浸泡剁碎,配以花生、黑糯米、酒、红糖等配料,加水用大火煲开,再慢火熬煮数小时,然后加炒米沙,最后放鸡蛋。当辛辣甜香的味道散发时,满堂芳香,‘姜媯晏’就煲好。现在,我们博贺渔港,每家每户都会做‘姜媯晏’。”

洪成端起“姜媯糖”,扒一口入嘴,满口香甜,甜中有辣,辣中有酒味,细嚼,花生的清香又夹着香信的醇香。

洪成感叹:“博贺人真会做吃(烹调),一碗小小姜媯糖,吃出个满香世界。”

表弟对洪成说:“表哥,别小看‘姜媯晏’,它是博贺人几百年传承的饮食文化。2023年,我们博贺姜媯晏制作技艺被列入茂名市第七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呢。”

洪成听了为之一振,家乡美食,食出了文化,食出了名堂!

正鞋

■叶毅

楼道里的灯不知何时又罢工了,摸黑上楼,也懒得掏出手机照明。只是凭着感觉在玄关的鞋堆里探出一双拖鞋。脚尖刚伸进去便感到有点异样——是穿反了。心忽地一颤,恍惚间,眼前浮现出多多幼时的模样。

那个胖嘟嘟的小男孩,也曾这样懵懂地站在门口。粉嫩的小脚丫不管不顾,像两只急于归巢的小鸟,一头就扎进离自己最近的鞋洞里。鞋帮歪斜地咯着脚踝,小脚丫在鞋里不安分地左右扭动,小脸上绽开太阳花般明亮的笑,一边笑一边东倒西歪急着往外冲。

“慢点,小槽仔!”多多妈妈眼疾手快地把他一把捞住。她温柔地半蹲下来,顺势让多多圆滚滚的小屁股半坐在自己温热的膝头。她低下头,额前几缕碎发垂落,神情专注得像在呵护一樽易碎的瓷瓶。她一手托起多多那只藕节似的右脚,另一只手轻柔地褪下那只穿错了的鞋,露出白白嫩嫩的小脚丫。再拿起本该属于右脚的鞋,小心翼翼地,将那只小脚板轻轻套进去,动作细腻得如同穿引一根柔韧的丝线。嘴里嘟囔:“小笨蛋,怎么又迷糊了?左右脚要分清楚,鞋穿反了走路不舒服……”

多多呢?似懂非懂地点着头,眨巴着眼睛里,一汪清泉漾开了蜜。柔软的身子就那样安静地倚在妈妈怀里,红润的小手摸着妈妈头上莹亮的发夹。妈妈的手指搔到他的脚底时,惹得他耸肩缩颈咯咯地笑起来。那一瞬间,玄关里暖黄的灯光如绒毛毯般裹住母子二人,连时光也放慢了脚步,沿着阶梯一级、一级向下缓缓流淌。

我的心绪一阵迷蒙,难道这是当年母亲给我正鞋的情景再现?这画面在我心底荡开,瞬间被另一幅景象覆盖——

那时,母亲也渐渐变得有些懵懂了。她坐在木沙发上,脚上咸鱼般僵硬的旧拖鞋,左脚的套在了右脚上。多多妈妈还年轻,看在眼里只当是趣事一桩,笑说:“多多阿婆,您看看,鞋又穿反啦!”

我扭头一看,便不耐烦地说:“怎么老穿反鞋?”

“啊?是么?”原本呆滞的母亲一愣,浑浊的眼神里掠过一丝恍然,脸上的窘迫才泛起,立刻被草根一样纵横的褶子吞没了。“怪不得,总觉咯得慌……”她喃喃着。接着,便笨拙地弯下本就佝偻的腰。那双枯瘦的手,如不听使唤的木偶配件,瑟缩在地上摸索着自己的脚踝。又费了好大的劲才将鞋褪下,艰难地将合脚的鞋重新套上。

“阿燕(多多妈妈)买给你的那双拖鞋款式特别,每边都镶嵌一个兔头,那么容易分清左右,你却偏不穿,就穿这鞋底快裂开的,都不知道你咋想的。”我语气里满是埋怨和不耐烦,犹如当年她怨我不明白她的苦心。

“唔唔,哦哦。”念旧不愿尝新的母亲,像做错事挨训的孩子,惶惑地左右晃了一下头。

看着这样的母亲,我不忍再说,心里突地怀疑:“这是我的母亲吗?是那个心地善良、曾经耿直急躁、说话冲冲的母亲吗?”我心头发紧,却终究没有上前为她把鞋正过来。是碍于成年人之间的脸面?是不知该如何面对这份笨拙的衰老?可能更多的是对母亲衰老的漠视甚至嫌弃吧。



茂名日报 叶毅摄

洄游的鱼(外一首)

■荔木子

孤独抽走所有的
意象
鸟在天空飞翔
江中划破一道痕
被装入洄游的独醉

岸上
垂下一竿烟火
被钓起的禅性
逝水不语

岁月的泳囊
装一半风月
驮一半沧桑

被信仰定义

若家与国有边界
唯信仰可以定义
生与死的淡然
定格了刑场的微笑

没有抱恨
每个忠胆的出发
不问归途
只有祖国的解放
与民族的大义
融入每一滴血

沉默不再
每滴血不白流
山河一统
致祭英雄的崇高

在南方,我渴望一场雪(外三首)

■刘子立

我想用一根树枝
撬动这个冬天
让寒冷的北风吹来
最好还来一场
飘飘的大雪,这时
我抓一把冷到彻骨的雪
轻轻揉成粉末
埋在每一棵树根下面
我还要用它
编织明年的春天

一棵树

门前有一棵叫不出名字的树
从幼苗到长成参天大树
从翠绿的叶到飘落的黄叶
经历着它生命的规律
它的一生没有张扬
也没有哀嚎,只默默地
承受它的宿命
阳光也好,风雨也好
扎根土地,仰望远方

耕牛的歌声

走在村边弯弯小路
我忘记了已进入冬天
阳光悬在半空,山风吹来
芦苇的清香
小路边有几棵野菊
小小的花朵上
几只蜜蜂飞来飞去
一个少年牵着耕牛
从我身边走过
我听到耕牛的歌声

冬雨

我在早晨,把猎猎的寒风
装进浅浅的裤袋
带着它上班
一场小雨
在我的脚下开成一朵朵小花
脚下的沃土,孕育美丽的梦
我在等待一场神奇的邂逅

有一种爱叫来日方长

■谢鹏

小时候的年,总裹着肉香。母亲斩鸡的声响里,父亲总在旁叮嘱:“鸡腿别斩碎,留给娃,他们正在发育长身体。”我举着筷子望,他便笑着推让:“你们小,吃就好。来日方长,往后我们有的是机会。”

衣柜里的衣裳,是岁月的印记。那几件蓝布衫,见证着父亲穿了二十多年的风霜,颜色褪成了浅灰,有的还留有补丁。我说“添件新的吧”,他摆手把话挡住说:“农村人哪要啥讲究,完好、保暖就强。来日方长,等日子顺了,咱们啥都能有。”

村口的路,总记着父亲的背影,带着风尘茫茫,我扯着他衣角问为啥不常回家,他却温柔的摸着我的头叹道:“家里钱紧,得去闯。来日方长,等安稳了,天天陪你数星光。”

后来日子宽裕了,我再提过往,他却搓着手讲:“手里有钱,心才不慌,不想给你

们添负担。来日方长,等退了休,咱再唠家常。”可如今他已七十多岁,皱纹爬满脸庞,依旧拉着行囊,在他乡奔忙。问起时,他还说:“习惯了,停不下来。来日方长,以后再讲。”

每次听他说到这四个字,我的心就轻轻的颤动,总有一股莫名的酸楚,悄悄的漫过喉间,眼眶悄悄的模糊,像蒙了层薄霜。后来,我才懂,这世上哪有什么来日方长!是他把鸡腿的香,缝进了我的成长;是他用旧衣的暖,顶住了生活的凉;是他将归家的脚步,印在风雨里的泥泞。

他总把“以后”挂在嘴上,却把“现在”都给了我们。那沉默的爱,像大山般沉重滚烫,一直照亮着我走的每段路,一直润泽着我的岁岁过往。原来所谓的“来日方长”,不过是父亲用一辈子,把最好的,都稳稳捧在我们手上。